

Summary in Chinese

Lili Zhu, Marius Meinhof, Junchen Yan

中文摘要

本专刊收录了四篇经过专家评审的关于「后殖民主义与中国」的学术论文和一篇专家后记。这四篇论文选自二零一六年在比勒菲尔德大学和二零一七年在科隆大学举办的两次学术论坛报告，反映了德国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青年学者近期在使用后殖民主义视角研究中国问题上的有关成果。

在导言部分，本刊编者指出，关于「后殖民主义与中国」的讨论至关重要也意义深远，但却至今没有充分展开。在这样的背景下，编者提出了本刊围绕「后殖民主义和中国」尤其关注的三个问题：殖民主义的继承，当今世界知识生产的不对称性，以及寻求理解现代性的新方法。编者认为，殖民性和现代性，以及殖民主义以「国耻记忆」作为结构和话语的双重继承至今仍深深地印刻在中国的官方以及平民话语中。然而像在其他后殖民主义国家一样，殖民主义必须被放置在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下进行理解和探讨。因此，在中国，后殖民主义不应理所当然地被理解为指控官方的话语。事实上，后殖民话语可以服务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其自身立场本来就具有多面性。

在本刊的第一篇论文里，作者朱丽丽指出，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得战后的中国人在对战争的内涵理解上发生了巨大转变：他们把清朝的失败归咎于没有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因此，「西化」武器和军事成为了鸦片战后中国的主要努力目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军事上的「西化」努力被后来的学者统称为「现代化运动」，19世纪的中国人并没有把西方列强发起的殖民战争当做是「先进」和「落后」文明之间的较量，而不过是武器力量对比的战争。

Marius Meinhof在他的文章中使用了「殖民主义时间观」一词，来解释诸如「现代」和「落后」这样具有财富和力量不平等性的时间性表述。「殖民主义时间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二十世纪的诸多社会和政治变革中延续

不断，并至今在中国话语中随处可见。Meinhof强调，这种»时间观«具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它并不是从一个中心，而是从有着不同意识形态的诸多团体的对话中产生出来的。其次，它将中国置身于历史发展的中间阶段，认为中国»落后«但是具有向»现代«发展的希望和驱动力。最后，»殖民主义时间观«强调了中国的不足，这使得中外学者把中国置于不断的中西对比的之中。

严骏臣通过观察中国和英美社会学界错综复杂的知识建构，论证了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学家和中国政府官方学者共同构建出一个»外企白领«的身份认同。一方面，力图声援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西方学者构建并本质化了这个他们认为可以推动或反对民主化的、具有群体价值观的团体。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者也认同了西方学者构建的这个团体，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团体的健康或有害的价值观有利于管理和促使个人融入现有社会体制。因此，尽管两个学术集团拥有截然相反的政治意识，但他们共同本质化了»外企白领«并把一定的价值观强加了给他们。

Sarah Sandfort在她的论文中描述了旅居香港艺术家洪强的数字化作品»道生一«。作者认为»道生一«是试图打破殖民二元性中的»西方现代艺术«和»中国传统艺术«对立的一种积极尝试。在这个作品中，艺术家洪强采用了一种被Sandfort称作»自觉解构混杂现象«的方法，让来访者自觉地把自已置身于和作品的不同联系中，进而可以使每一位来访者构造自己与众不同的个人体验。

在专家后记中，Daniel Vukovich呼吁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国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迫切加强合作。他主张中国应当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Vukovich认为，在中国，正是这种被殖民的痛苦过去催生了»西化«和»中体西用«这样的话语，以及»百年国耻«这样的集体记忆。因此，尽管当前许多主张批判性思维的学者很少直接涉足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讨论，但是他们的研究是富有后殖民主义批判性的。因此，中国学研究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观点也可以帮助我们用不同的方法重新诠释现代性问题和后殖民性。

Lili Zhu, Department of History, Bielefeld University:
lili.zhu@uni-bielefeld.de.

Marius Meinhof, Faculty for Sociology, Bielefeld University:
marius.meinhof@uni-bielefeld.de.

Junchen Yan, Faculty of Sociology, Bielefeld University:
junchen.yan@uni-bielefeld.de.